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二十回 白蓮花三探電家莊 鞭對劍力擒賽朱平

話說智元走後，小僧人法明關好了山門，回到裡面說道：「師伯，我師父這一走，恐怕凶多吉少，明說上金家堡，其實他是暗上電家莊。當年我師父知道電真竹影刀出奇，不敢與他對敵，如今他已故去，後來又跟來往的商客打聽，才知道他們那裡的詳情。原來厲藍旺還病倒家廟，那電真之子電龍，認電文魁為義父，同在廟中。怎麼我師兄已然刀斬了他們，未免的不對吧？你們師徒怎麼還能來到竹蓮寺呢？」普月一聽，師叔智元要去刺殺他人，心說：你不去還則罷了，只要一去，就得被獲遭擒，那家廟倘若有落空之時，你也得不了上風。果然那智元僧從竹蓮寺走後，到了家廟，即行被獲遭擒。智深帶著普月在廟中，等了有□數天，不見回來。智深問道：「普月，你看你師叔走了□好幾天，一去未歸，不知是何原故，令我放心不下。」旁邊法明說道：「師伯，您倒不用擔驚，我師父有金鐘罩護身，不怕他們。」智深一聽，遂說：「是了，你們聽外邊是誰叫門，出去看一看去。」法明一聽，連忙出去了。智深把他支了出去，這才說道：「普月啊，你師叔回來不說實話，他說上家廟去，未必准去。要是背著咱們師徒，到了廟中，乘著咱們沒在廟，他若將財物全給移到別處去，那時你我師徒淨顧在此躲災避難，後來落個人財兩空。莫若咱們還是得工夫回到廟中，將東西物件查好，存放一處，你我再行躲避，也不為晚。」普月連連點頭。當晚他師徒將隨身應用的東西拿齊，告訴好了法明，叫他看守廟堂。他們師徒便由此動身回到萬佛寺。天光已亮，忙將白晝僧袍罩齊，上前叫門。裡邊有沒落髮的僧人問道：「外邊何人叫門？」智深說：「我師徒化月米回來。」裡頭當然將門開，放進二人。智深問道：「普惠，可有人來到廟堂？」普惠說：「沒有人來。」他們師徒關好廟門，一齊到了禪堂，便查點一切財物，完全不短。他便叫人預備早齋。智深說：「你去將你那師弟們全叫來見我，我有話說。」普月答應出去，就將他們叫到了禪堂，問道：「師父您有什麼以事呢？請您說，小徒們好遵從。」智深說：「我告訴你們，從此往後，若是有人問你們我在廟沒在廟，你們大家就說，我師父出去化月米，一去未歸，千萬別說我在廟中，你們要切記在心。」眾人點頭。智深當時賞給每人一錠白金，又囑咐道：「哪天若是有人前來找我報仇，你們必須相助於我，務必將仇人拿獲才好，那時我還有重賞。你們先回去吧，預備好了絆腿繩，聽見我哨子一響趕緊出來。」眾人說是。他們回到了下房，內中就有一個人說道：「列位師兄弟，幸虧有一樣，咱們大家全沒落髮，還可以還俗。此事倒是咱們的不是了，在未入廟的時候，就應當先訪一訪師父的名譽，說他的行為如何，再來才對。如今咱們既到了廟中，將來難免跟著受罪。眾人治死電二爺之後，師父也很害怕，因為人家有位能為高大的人，難免不來報仇。倘若到了那個時候，他的哨子一響，叫出咱們去，可得看情形，能管再管，不好管的時候，大家先逃活命要緊。」不言眾人安排此事。

且說智深師徒，這天用完晚齋，在禪堂閒坐。智深說：「普月呀，我近些日總覺心神不安，誰要一說話，我都能一驚，不知是何原故？」普月說：「師父您盡管放心，高枕無憂。」他們正在屋中講話，忽然一抬頭，看見南房後坡有人向這裡探頭觀看，連忙將燈吹滅。普月說：「師父您為甚麼將燈光止滅呀？」智深說：「你我的仇人來到，你順著我的手瞧。」說著指南房之上。普月一看，果然有兩個人影。智深忙甩去大衣收拾俐落，伸手亮出戒刀，跳到院中，用手往南一指，大聲說道：「房上何人？早行下來，現有你家師父賽朱平智深在此。」說著軋刀一站，忙向四外房上看了看。在經堂前坡站定一人，東房上一人，北殿房上也站著一人，南房之上是二人，那後坡上還背過氣了一個，便是那厲藍旺。

書中暗表：那六俠在半道上賽腿，半道上藍興說道：「咱們一直去到家中去吧，我想不用找他們，那一來咱們也有說的。要去找他們再來廟中。倘若他們在廟中預備了蓮花黨之人，加了防備，那時連發父子有個外錯，我對不起他父子。咱們哥六個既來之則安之，還是咱們進廟，下手拿他們吧。」哥五個一聽也對，因此他們才一齊來到廟中，各按方位站好，說明不准驚動他們。誰知上房之後，大家便看明白了。他師徒正在禪堂說話，後來智深吹了燈跳在院中，一道字號，東房上徐國楨問道：「你可是凶僧普月的師父智深嗎？」智深說：「正是你家師父。」徐國楨一聞此言，飛身跳在院中，伸手取下跨虎雙鋼。智深說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徐國楨說：「某家姓徐名國楨，人稱飛天怪蟒，東路的鏢頭大爺便是。我勸你早行跪下受縛，免得動手，你還可以多活幾日。要不然叫你不得全屍。」智深哈哈大笑說道：「老賊，你休要說大話。你家師父不聽那一套，有何能為，盡管使來。」徐國楨說：「好！」說著往前上步，左手往上一挑，右手軍刀便在他肋下。智深用戒刀一擋他的鋼，那右手的鋼就進來了，他急忙一轉，用刀背再往上一磕，跟著往南一轉身，僧人就面向西啦，雙腿一臥雲，翻身一刀，就使一個臥雲反背撩陰刀。徐國楨一見，知道此刀的利害，趕緊往後一仰身，使了一個鐵板橋，稍慢一點，百寶囊被刀尖划上，哧的一聲。那智深大聲說道：「你等不過平常之輩，仰仗人多，前來欺壓我師徒人單藝孤。你們怎麼配稱俠義二字？」這一句話不要緊，惹惱了南房上聖手飛行石錦龍，忙問道：「大哥閃開，待我下去一戰。您可曾受了傷？」徐國楨說：「是我閃得快並未受傷，只將我百寶囊划破。賢弟下來，可千萬別放他師徒逃走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老哥哥，請你上房來，待我拿他吧。」那一位再下去，那我可抖手一走啦。」說完他跳下房來，來到院中說道：「智深，你外號人稱賽朱平，江湖上也有你這小輩，不仰仗全身武藝勝人，竟敢用毒計謀害好人。你可曉得三國時代的朱平，就不得善終。今天你這凶僧，也是難逃公道。」智深說：「對面的小輩，你叫何名？你師父的刀下，不死無名之鬼，報通你的真名實姓。」石錦龍說：「僧人，你家大太爺家住夏江府秀水縣，南門外石來鎮，姓石，雙字錦龍，號叫鎮甫，人稱聖手飛行，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智深一聽，心中暗想：我認撞金鐘一下，不打鏡撥三□。連忙上前舉刀就砍，石錦龍此時是要打算看一看他的刀法如何，往旁一閃，躲過此刀。僧人又立刀往前砍來。三刀已過，石錦龍道：「僧人，我讓你三刀。頭一刀我與你沒有多大仇恨，我盡其交友之道，被我那拜兒所約，他年歲太大，恐怕不是你的對手，才將石某約來。第二刀不還招，皆因你是佛門的弟子，不過你不應當縱容你的門人弟子，在外彩花落案。第三刀不還招，是因為你是武聖人門徒，人不親線親，藝不親刀把還親呢。今天你知時務，趁早束手被擒，要不然，你可知道石某的對把鞭的利害！」智深說：「石錦龍你是滿口的胡言亂道，你可知道你家師父，一口戒刀手內攔，扇砍劈剝在兩肩，順風帶葉往裡走，黑虎掏心在胸前，進步撩陰劈頭砍，轉步連環上下翻。」石錦龍一看，果然刀法不錯，實在有出人之處，不由大聲說道：「智深你別不知自愛，你家大太爺讓著你啦，休去看鞭取你。」說著舞動雙鞭往前進招。智深舉刀一砍，石錦龍往旁一閃，左手五節鞭往上兜，說聲：「小子你撒手」。智深一看，急忙抽刀要走。石錦龍的鞭就纏在刀把之上，往外一撕，一進右手鞭，哧的一聲，智深的手腕子就砸上了，立時站在那裡。石錦龍說道：「大哥要活的，還是要死的？」南房上徐國楨說道：「大弟，千萬留他活命，別給治死。」

此時普月同時也出來了站在院中，手中拿著這口寶刀，心中暗想：這可是一口寶刀，怕他等何來？回頭看見他師父與石錦龍動手，他便向房上一看，那蔣國瑞就跳下來了。看那口刀，正是朱纓寶刀。厲藍旺一見，大聲說道：「二哥，千萬別叫此賊跑了，就是從他身上起的事。」蔣國瑞道：「對面可是凶賊白蓮花普月？」普月笑道：「正是你家少師父。」蔣國瑞說：「好你個惡淫賊。今天我看你往那裡逃走？」普月問道：「老匹夫你叫何名？你家少師父刀下不死無名之輩。」蔣國瑞說：「我家住在河南衛輝府，東門外蔣家窯的人氏，姓蔣名國瑞，別號人稱恨地無環。」普月說：「老匹夫，你是無名之輩。」說著提手一幌，上前就是一刀。蔣國瑞往旁一閃，拿右手輪將要掛他刀背。普月往裡一裹刀來削他腕子，蔣國瑞一矮身，右手輪嘎吧一聲，就將刀給拿住了，跟著就是一腳。普月撤身，蔣國瑞連忙用左手輪向他頭上套來。普月一見不好，急忙使了一個鐵板橋的功夫，往後一仰。蔣國瑞近身立輪，向他胸前滑來，哧的一聲，便把他前胸划了一個血槽，不由哎呀了一聲。那普月翻身使了一手□八翻，滾出牆下半躺半臥，正在那裡仰著臉看哪。蔣國瑞哈哈大笑道：「淫賊，你家老太爺早知你的詭詐，焉能受你之苦。」普月一聽，急忙用鏢向上打來。蔣國瑞略往東一閃身，鏢已打空，越過牆頭，飄身下來。普月便向正北逃去，走了約有半里來地，眼前有道河岔子，哧的一聲，那惡賊就入了水啦。蔣國瑞一見，忙向四外一看，一跺腳，一個會水的也沒來，自己不識水性。心說：「若有一人會水，此賊可得，如

今眼看著被他逃走。普月在水中露出半身，說道：「老匹夫，你我水中一戰。」蔣國瑞道：「便宜你那條狗命去吧。」普月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你家少師爺可走啦，再見咱們正北啦。」說完浮水而逃。蔣國瑞無法，這才回廟。

此時那房上人一齊下來，厲藍旺道：「大弟，快將惡僧繩縛二背吧。」石錦龍便一腿把智深踢倒，解下絲繩，將他捆了。智深明白過來，已然被獲，遂大聲說道：「石錦龍呀，你們要如何便如何了，要叫我身上肉一動，我是罵你們大家上三代。」厲藍興一聽，連忙上前一揪他耳朵，摘他頭巾，便將他的嘴給堵上啦。這個時候蔣國瑞到，厲藍旺忙問道：「您可將惡僧拿獲啦吧？」蔣國瑞道：「淫賊下水被他逃走。」藍旺一跺腳。厲藍興道：「便宜了他吧，叫他多活幾日。待我追奔正北，將淫賊找回，好與我那二弟報仇。」徐國楨道：「大弟呀，你先不用追賊去啦，咱們先將電真的屍身連那婦人的人頭起回，帶回安葬。將龍龍帶到鏢行，傳授好了他的武藝，再尋找惡僧報仇，也不為晚。」說話之間，藍興一吹哨子，他們廟中之人，一齊掌燈出來觀看。見智深被捉，他們知道不好，連忙一齊跪倒說道：「眾位俠客爺，我們全是安善良民，被迫來的。請您高舉貴手，饒恕我們吧。」厲藍旺道：「你等可全是好人。我來問你們，他師徒在廟中害死多少人啦？」眾人說：「在廟裡害人，我等不知。」藍旺道：「他們廟中有婦人沒有？可要說實話，要不然將你等大家一齊繩縛二背，送到袁州府的大堂，嚴刑追問，那時你們也得招承。」旁邊有一人說道：「您貴姓？」厲藍旺通了各姓，問道：「您姓甚麼呀？」我姓張，達官，我提起一事，您還是我的恩公。有一年我上青州府辦貨去，中途病倒店中，後來有位達官周濟我二兩銀子，才將病養好，那位達官沒留姓名，後來我向店中先生一打聽，才知道是您。我叫張坡，住在這個廟正東張家寨。」藍旺道：「你在此廟作甚麼呀？」張坡說：「我娶妻何氏，他在廟的正南何家沿住。僧人上那化月米。恩公，他們欺莊人太甚。恩公呀，您得給小人出口惡氣，我家有父母，我妻住娘家一去未歸，我倒他娘家一看，我那岳父說道：「您妻上了萬佛寺，與僧人洗補僧袍已有半個月未回。我那妻氏烈性太大，我出門在外辦貨之時，她虐待我的父母，後來我回來，我的父母告訴我，我是打過他幾次。我這是前來探聽她的下落來啦。」厲藍旺道：「那麼你找著她沒有哇？」張坡說：「我到是全找啦。就是一個地方，我沒敢去。聽他們說，誰要是去，被方丈看見是定殺不留。」厲藍旺道：「如今僧人已然被擒，他有甚麼地方，你可以說嗎。我弟兄前去搜找，與你無干。」張坡說：「好！」便在頭前引路，直奔東北，來到東北角下。厲藍旺命鏢行三老看守凶僧，那石錦龍與厲藍興哥倆個在後跟隨。

到了東北角上這個院子，張坡上前打門。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邊何人打門？」張坡說：「是我。」裡邊便將門開了。張坡一見，裡面是北房三間，東西配房，屋中明燈蠟燭。張坡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」僧人說：「我叫普明。」張坡看他身高約有六尺開外，細條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穿著一件瓦灰僧袍，散著腰，青布護領，青僧鞋白口，高腰襪子。厲藍旺道：「普明，你師父哪？」普明說：「我師父與我師哥上經堂教經去啦。」藍旺道：「前邊的哨子響，你聽見沒嗎？」普明說：「我聽見啦。」厲藍旺道：「你聽見啦，怎麼不出去？」普明說：「別說是你們哨子響，就是廟房塌了，我也不能動身。我師父說過，我若離了此地，叫我師父知道，將我雙腿砸折。」厲藍興道：「普明，你這院中一定窩藏少婦長女。」普明說：「您找，要有女子，我情願領罪。和尚廟那裡有女子的道理。」藍興說：「好！先別叫小子跑了，咱們進去搜找。」當下哥倆便進到屋中，各處一找，並未見有何破綻。藍興與石錦龍哥兒倆到了北上房，一看後面有一張大條案，前邊有張八仙桌，兩邊有椅子。到西裡間一看，有一張大牀，東北角有個立櫃子，立櫃寬大，前面衝南。又到東裡間一看，也有一個立櫃，有張茶几，左右有小凳。石錦龍道：「二哥，不用上別處找，這個立櫃就是破綻了。」說著上前一撩布簾，原來立櫃沒有腿，當中有一個穿釘。龍錦用腳一踹地，下面咚咚的響，下面是空的。自己急忙了取出如意鐵絲，折成匙將鎖開了，打開櫃門，那櫃裡有一盞把兒燈。石錦龍說：「二哥，您看這股地道，是不是在這裡啦。」厲藍興說：「大弟呀，咱們先把僧人二背給他捆上，叫他先下去。恐怕內中有走線輪弦。」石錦龍一聽，這才將普明繩縛二背，令他頭前引路，向他說道：「凶僧，你不是說這個廟裡沒有夾帶藏掖嗎，如今這個地道是作甚麼的？我要找出少婦長女，我一定要你的狗命。你師父全都被獲啦，你還不說實話，你若說出真情實話，你家大太爺饒你不死，若有半句虛言，我是手起刀落，追去你的性命。」

那普明一聞此言，嚇的顏色更變，連忙跪倒說道：「二位達官貴姓高名？」石錦龍通了姓名，普明說：「您要真把我師父拿住了，所為何故呢？」石錦龍就將經過一說，普明道：「我從打七歲進廟裡來，直到而今，我今年二□三歲，入廟□六年啦。我跟他學的刀法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們廟裡害了多少人啦？」普明說：「一共不過才害死七條人命，有治土務農的，有為商的，用藥酒將他們灌得人事不知，刨深坑埋啦。我師父在廟中發賣五路薰香，勾結蓮花黨之人，在此作那傷天害理之事。今天您把他拿住了，也是他的報應循環。」錦龍問道：「你家還有何人？」普明道：「不瞞您說，我的父母全被他給害啦。我家住正北那河岔子上邊，我姓尹，我們母子過河。來到北處。打算二次重修，給我祖母求神方。不想他們從佛爺桌子上拿了香爐叫我娘看是甚麼顏色。我娘便不知道了。後來他將我娘帶到後面，向我娘求其好事，我娘不允，僧人一怒，將我娘一刀殺死。那隨來的婆兒，倒有幾分姿色，他捨身救主，才保住我一條小命。請您見了那婆兒，千萬留下她的性命，我是聽我那奶娘說了出來，我才知道。」錦龍道：「嘔，如此一說，你那乳娘在下面啦。」普明說：「對啦，正在地道之中，您看這不是這北房三間嗎，下面也是五間，另外還有東房四間，西房四間，全藏著少婦長女啦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師父被獲遭擒，可是他將你對付了長大成人，難道說，你就一點不答報他嗎？」普明說：「達官爺，我並不是被他養大成人。若不是我那奶娘，早死□幾年啦。他與我有殺父之仇，我恨不能親手殺了他，好與我那父母報仇。我聽奶娘說，我外祖母家，有舅父英名不小，他姓張，名叫張錦川，人稱雙刀鎮邊北。我娘死的時候，我舅父不知，倘若知道，那也就早把這個廟給滅啦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不錯，有這麼一個人。你的乳名叫甚麼呀？」普明說：「我小名叫全哥。」錦龍道：「好你帶我下去，解救她去。」說到此處，那厲藍興將門緊閉，他在屋中守候，又告訴石錦龍多多的留神。石錦龍道：「料也無妨，待我下去。」說完他就下去了。

普明在前，到了下面一看，下面屋中有布簾。那普明說道：「你們大家還不快出來與俠客爺磕頭，人家來救你們來了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普明，你將她們的綁繩解開。」普明答應，便將那婦人跟那姑娘綁繩解開啦。錦龍一看，那少婦是金針刺目，姑娘是自毀花容，少婦瞎了一雙眼睛，姑娘滿臉血道子。普明說：「你二人快與俠客爺磕頭吧。」他姑嫂二人一聞此言，連忙雙膝跪倒，說：「俠客爺，您搭救我們二人出龍潭虎穴，我們二人感激非淺。」錦龍說：「婦人你住家在何處？」那婦人說：「我住家住在電家莊。」錦龍說：「你家住電家莊，姓甚麼呢？家中還有何人？」少婦說：「我姓電，我丈夫名叫電山。我還有個兄弟，名叫電海，在電二員外宅中當僕人。」石錦龍道：「你丈夫作何生理？」婦人說：「他與人趕車。」錦龍說：「這個姑娘，你可認識？」婦人說：「我認識，她是我妹妹，名叫電翠蓉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二人為甚麼來到這裡呢？」婦人說：「我住娘家來啦，是她跟我回來，在半道上看見一個瘋和尚，拿著一根絨繩，一頭拴著黃布口袋就扔到我們身上。我聞見一股清香撲鼻，心裡就胡塗啦，再看兩旁是水，後邊有一個老虎追我們。前邊有個瘋和尚，我只可追他。後來明白過來已然到了此地。俠客爺不瞞您說，那凶僧向我求那雲雨之情。」石錦龍說：「甚麼人刺瞎你的左目？」婦人說：「我自行紮瞎，因為我問他們那里長得好，他說我的兩支眼睛好，因此我金針刺目，我妹妹是自毀花容。要依著那僧人就把我們姑嫂殺了，後來有一個缺耳朵的僧人，他說暫時留她們性命。容等得著一個好看的，再把她們除治。」錦龍問道：「此處還有何人？」普明說：「還有那個奶娘。」說著進去便把他奶娘叫了出來。錦龍一看，她面敷紅粉，花枝招展，滿頭珠翠，可是面帶愁容。眾人見那婦人出來了。遂說：「俠客爺，您可別留下他性命，他淨給僧人出主意。」石錦龍問道：「他與僧人出甚麼主意？」電翠蓉道：「老達官，這個刁婦，她說的是叫那沒耳朵的和尚，暴打我一頓。」錦龍說：「普明裡面真沒有甚麼嗎？」說著自己到裡面看了一遍，果然甚麼也沒有啦，這才他們一齊出了地道到上面。

此時天光已然快亮了。石錦龍在東跨院吹哨子響，將弟兄喚來。那前說的厲藍旺說道：「三位兄長，您在此看守凶僧，待我去到東北角上看看去，不知有麼事故？」徐國楨三人說：「你去吧。」藍旺這才飛身上了東牆，來至北一個院內，大聲問道：「二弟可是你哨子響啦？」錦龍說：「不錯，正是我的哨子響，這裡有一個婦人留他不留？還有廟中一個僧人，留他不留呢？」厲藍旺

一聽此話來到切近，問道：「普明，你與何人學得武藝？」普明說：「跟我師父所學。」厲藍旺道：「恐怕你難得活命。出去再找一處也不能做好，你莫若早托生去吧。」說到此處，手起刀落，「哧」的一聲，就將普明殺死啦。藍興看他兄長，不肯再殺那刁婦，遂說道：「兄長啊，這樣的刁婦利口能言，要她也不做好事。你也歸陰去吧。」說完「撲哧」一刀，也將她殺死。藍旺問道：「誰叫姜三？」旁邊有一人答言說道：「達官爺，小人我叫姜三。」藍旺說：「你與廟中作飯。僧人吃齋，可是你一人所做？」姜三說：「不錯，是我所做。」藍旺說：「那麼我二弟電真，住在這裡，全是你侍候嗎？」姜三說：「達官爺，他老人家每日兩餐酒菜，全是我做。每一餐飯，賞我紋銀□兩，二員外真是慷慨大道，仗義疏財。」藍旺道：「那麼酒菜之中下藥，可是你一人所為？」姜三說：「實在不知。那是他一人所為，因為他有一把轉心壺，能藏藥酒。我若知道他有害二員外之心，我能捨出死命，也得保護二員外。我若幫助害人，那我成甚麼人啦！」厲藍旺說：「好！那麼你快出去，僱一輛花車來，還有兩輛敞車，快來應用。」姜三答應，便出去了。少時來，先叫金氏姑嫂上了花車。

藍旺便帶人圍著廟繞了一個灣兒，這才叫齊了電家莊的人，一齊到了後角門，往東命人往下刨。少時刨了出來，用大車將電真屍骨盛好，又從花盆下面，拿出人頭，一齊收好。將廟中財產，歸三老拿走。藍旺點齊了他們這四□二個人，說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一同隨我到電家看看去，每人每天我給二兩銀子，叫你們看一看凶僧的收緣結果。我看蓮花黨的惡淫賊，那一個敢來找我弟兄？」說完他們弟兄又在各處搜查一遍，不見有人，這才叫手下人等，將家具也一齊抄上了大車。諸事已畢，厲藍旺說：「三位兄長，您眾位先將我二弟屍骨以及東西，送回電家莊。待我將他姑嫂，送回金家莊。」徐國楨等答應，說「你去吧。」藍旺說：「錦龍大弟可得在此等我，我去金家堡，少時即回。」說完看他們走後，這才告別了石錦龍。他送著花車，來到金家堡，找著了連家鏢店，面見連茂通。茂通說道：「大弟，你來到此地，人全預備齊了嗎？」厲藍旺說：「仁兄，我那姪男他可在家？」茂通道：「他沒在家。」他弟兄正在櫃房講話，來了石錦龍與連發。

書中暗表：原來錦龍在廟中正等著哪，後面火起，少時連發來到前面，雙膝跪倒，說道：「義父老人在上，孩兒連發給你老人家叩頭。」石錦龍連忙問道：「連發你來此何事？」連發說：「老人家雖然說你年邁，走道賽腿，是孩兒我在您背後，我沒敢答言。」錦龍用手相攬，心中暗暗佩服，真是能人背後有能人。連發說道：「義父哇，這座廟不能給他們留著，將來是個禍，因此我給點啦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是呀，那咱們爺兒兩個快走吧。」說完他二人出廟。那廟也就俗火借天光，立時燒了個片瓦無存。他們來到金家堡連記老店，到了櫃房與厲藍旺相見。藍旺問道：「大弟你怎麼回來啦？」錦龍說：「兄長，那廟不可留，已然被連發給引著了。再留那廟難免的還招那凶僧惡道，為人民之害。莫若將廟燒了，也可以給這一方人除去了禍害，免得那少婦長女為他人所害。」

茂通忙命人預備酒宴，少時送了上來，大家分賓主落座，同桌飲酒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茂通問道：「如今電二員外之仇已報，那你怎麼還是面帶愁容，是何道理呢？」藍旺說：「兄長，我交友不到。」茂通說：「這交友二字可深多啦。你已然給仇報啦，還有甚麼愁的呢？」藍旺說：「只因那惡淫賊普月，未能將他拿獲，又將朱纓刀拐走。我恐怕以後，我在電家莊住著，有個大意之時，可就有大凶大險。」石錦龍道：「大哥，我也不是說句狂話。咱們弟兄久在一處，借他一點膽子，他也不敢前來。」連發也說道：「叔父您休要如此的小心，那普月一走決不敢再回來。我聽說你的刀法好，我打算借著電龍的機會，跟你學些刀法，將來我再會個幾手兒，豈不是您的膀臂嗎？」藍旺說：「可以，那麼連仁兄，他隨我去，您可放心嗎？」茂通說：「大弟說那裡話來。您帶走，我焉有不放心之理，請你盡管帶去。」旁邊石錦龍說道：「如此甚好。那我作個保人，連發拜在厲大哥門下，作個徒弟吧。」茂通笑道：「這樣辦更好了。連發還不上前見過你師父。」連發當時上前叩頭，行過師徒之禮。厲藍旺道：「袁州府你可認識？」連發說：「如走平道，您說吧有甚麼事。」藍旺說：「找那繪畫的畫匠□名，叫他們帶著應用的東西物件。你買三匹白布，再買那五色的顏色，一齊拿到電家莊東村頭家廟。」連發說：「師父您有何用呢？」藍旺說：「你去買去吧，我另有用意。」連發連連答應。厲石二人這才告辭，回了電家莊。那連發前去袁州府，找好了畫匠□名，他又買好了布疋以及五色顏色，一齊往電家莊而來。

如今且說厲藍旺石錦龍，回到廟中見了大家，忙問運回的屍首放在何處？徐國楨說：「現在莊院停放。」藍旺說：「好」，遂叫電龍電海，「你們全隨我來」。當時爺三個，便到了莊院，看了一遍。電海問道：「大員外呀，如今我主人的屍骨、我主母的人頭，您全給找回來了，可該怎麼辦呢？」藍旺說：「你去買一口棺材來，將棉被放到裡面，然後把衣服與他搭在了身上，也就是啦。」電海出去照辦，少時運了來，便照法辦好。又命膽大的僕婦將婦人的人頭，對好腔子上，也一齊盛殮好了，停放到一處，遂說：「電文魁呀，少時我那徒弟連發要是帶來畫匠，你與他們去說，叫照我們爺九個的面容給畫了出來，放一尺六寸大小。穿章打扮，全要逼真，不准有一點之錯。」說完便拉著電龍，一同來到家廟。正要關門，那東村外有人喊道：「師父您先別關門，徒弟我將畫匠約來了，您等一等吧。」厲藍旺一見，心中大喜，遂命大家一同進廟。叫他們在東廟房，告訴他們大家，必須將那白棚以及我等眾人的喜容，完全畫在白布之上，畫匠答應。藍旺又叫電文魁去找來棚匠，搭好了白棚，上首停好電真，下垂首便是電門王氏的靈柩，叫人買一百斤蠟油、兩張蘆席。在棺材的對過，栽上兩根樁子。四個月牙桌，命木匠用鋸拉出來小月牙來。命人將賽朱平智深及生鐵佛智元，綁在定魂樁上，捆好了不斬。請來各家親友也到齊，那高僧高道上座唸經，追悼亡人。這裡便命人找出六斤棉花來。上首綁著是智深，下首是智元。厲藍旺道：「電文魁，你可以命人將白布綁到一處。」另外命人栽好兩根大棚樁子，上頭削成一尖，然後將四張月牙桌子，夾在那裡，備好了一對大蠟阡。又派人去豹熊山，請來一個兵卒頭目，姓李名雲，人稱快刀手。藍旺囑咐道：「李頭目，你將二凶僧開了膛，摘下心，取下人頭，上了供，然後將二凶僧人五□斤蠟油，命人拿席便將他們二人裹好，一齊的綁到兩根杉木之上。」又命畫匠畫好了二僧人的生前像貌。然後到了晚間，命人一點油蠟，大家無不稱快。

厲藍旺將喪事辦完，眾家親友散去，將那電真夫婦，一同安了葬。此時廟中就有他們弟兄，藍旺便叫畫匠將九個人的喜容畫上。畫匠點頭應允，便從厲藍旺與電真交友起，到到與他報完仇止，共是六□四張，一幕一幕的又請人注寫明白：怎麼立二友莊，怎麼唱謝秋戲，以及普月怎麼彩花，電真如何干涉，後來怎麼為仇等等全注寫清楚。這才叫人查好了，滿裝在一個大櫃裡，封鎖起來，便將畫工散去。厲藍旺又對九名醫生說道：「你們大家願意在我這裡，還是回去呢？」九個醫生一齊答言：「願在此處交給少莊主書。」藍旺說：「好吧！」當時將醫生滿行留下。那厲藍興一見說：「兄長，此處事已完了，小弟我也該回去啦。」藍旺說：「好！那你就回去吧。我可不能隨你走，因為就拋下此子，無人照料，我必須將他教養成人。他那舅父全是治土務農之人。」藍興說：「將此子帶回金家堡厲家寨不成嗎？」厲藍旺道：「若將此子放在咱們家中，將養成人。要有旁人說出話來，豈不落個不好的名嗎？」藍興說：「兄長，如此說來，您是不回家啦。」藍旺說：「對啦，我不回家。」藍興說：「既然您不回去，可以帶電龍、電文魁，回一次家，住些日子。您看一看您那姪兒厲金雄。」藍旺說：「二弟你先回去吧，我在此廟，非將他功夫用好，再叫他繪好了像，將朱纓刀須得回，我才能回家去呢。或是此子長大成人，他能可以執掌電家莊之事啦，我才能回家去呢。」厲藍興說：「文魁，我兄長不跟我回家，你可以跟我走回去啊。」文魁說：「二哥您自己請吧，我在此還得侍候兄長呢。」藍興見他們全不肯走，自己這才從此起身，回了厲家寨，後文書再表。

如今且說厲藍旺，每天與電龍練習武藝。逢節按年，帶領電龍到電真夫婦的墳上，燒錢化紙。展眼之際，過了四年，電龍已然□七歲啦。藍旺給他按照朱纓刀的尺寸份量，打好了一口刀，教他練習。另外給他打好了半槽鏢、鐵疾藜半槽，當將兩樣暗器傳好。又教他左右胳膊的袖箭與盤肘弩、緊背低頭花竹弩、飛蝗石等等的暗器，全教會了他，一口摺鐵砍刀，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，就是水性未得傳。一連八年，電龍已然二□有一啦。從打電真死後，那謝秋戲還是年年不停。這一年在七月底，天氣是個假陰天，他們爺倆閒暇無事。在家廟西房廊子底下有張茶几，上首坐著是厲藍旺，下首是電文魁相陪，電龍在一旁侍立。厲藍旺問道：「龍兒，你今年多大歲數啦？」電龍說：「伯父，孩兒我今已然二□有一啦。」厲藍旺道：「電龍，我將你武藝傳好，你可知所為哪般

呢？」電龍單腿打拜跪在地上說：「伯父您教我為是往正道去走，殺賊官滅惡霸整理四大村莊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孩呀住口，此言差矣，只因我有一個仇深似海之人，論我刀法可以敵住此惡賊，只是我的刀法雖好，氣力不佳。想當年我與你父交友，後來全為你教養成人，為是好教你背插單刀，前去找我那仇人報我弟兄之仇。」電龍說：「伯父，您只要指出您那仇人來，刀山油鍋，孩兒我是萬死不辭。」厲藍旺說：「您將你渾身上暗器練好了，刀也練一練，我看見成啦，我才放你一走。如果不行之時，我不能告訴你。叫你出去吃苦，我對不住我那拜弟電維環。」電龍說：「二位老人家，在此等候，待我去一去就來。」說完他回到西房北裡間，先將暗器收拾齊啦，然後將暗器擋子拿到外面來，那一樣應當打在麼地方，那全有一定的地方。他將四面擺好了，這才先給他伯父跪倒磕頭，再給他義父行了禮。這才來到當場，抽刀出來開了式，使得刀山一樣，到麼地方應當打那樣暗器，往左邊一閃。發右邊的袖箭，掛右一上步，打出左邊的袖箭，盤肘弩。反背撩陰刀一掛，鏢又發出來。二次轉身打來飛蝗石。敵人要使鐵板橋，何以站住看他，左手刀一變，一揚手三雙鐵蒺藜就打出來了，也按迎門三不過的招兒打。全打完了，刀也練完了，這才收住刀勢。把挽手摘了下來，往地上磚縫一甩，刀就插在那裡，刀苗子左右一擺。那厲藍旺一見，雙眼落淚。當時嚇得電龍，體不戰自抖，渾身不由得熱汗直流，慌忙上前跪倒說：「伯父大人，孩兒有何不到之處，請您說明，孩兒我好照改。」厲藍旺說：「龍兒呀，並非你練習不好，乃是我有心事。我費盡心血，好容易將你養大成人，總算沒白費。賢弟你可知道吧？」文魁說：「正是，小弟知道。」遂說：「電龍啊，你快去將那軍刀暗器全收齊了，然後叫僕人把祖先堂的門開了。」

厲藍旺帶他們到屋中參拜了祖先，然後又命人將那桌子等物，全都拿出來。又叫人先將櫃子封皮挑了，鎖頭開開，把那六□四張布畫取出，按照次序。全都掛好了，這才叫電龍過去看。電龍心說：「還沒到年呢，乾嗎叫我看畫呀。」想著來到切近，看了半天說道：「伯父這上面還有您的官印呢，這是為甚麼呀？」厲藍旺說：「電龍，咱們如今在祖先堂。有甚麼你就念甚麼，沒有甚麼關係。」電龍說聲「是」，又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伯父這裡還有那電真刀削一個和尚的耳朵，那些事都是何故呢？」厲藍旺伸手拉了他的手腕說道：「兒呀，諒你不知，待我告訴與你。」說著用手指道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電龍說：「分水玉麒麟電真電維環。」厲藍旺說：「此人便是你生身之父，那王氏是你生身之母。」電龍說：「但不知丟一個耳朵的和尚是誰？」厲藍旺說：「他便是我的仇人白蓮花普月，他有如此一段的事情。」電龍一聞此言，當時濁痰上來，立時絕氣身倒。趕緊命人搬叫，電龍緩了過來。他是大哭一場，對畫咬牙仇恨，說道：「容日後我見了此賊，若不開膛摘心，怎出我心中惡氣。此後若遇見蓮花黨，我是見頭殺頭，見尾殺尾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好好！我兒果有此志，那才對啦。將來你若可了心，准拿和尚人心回來祭你父母。然後再將他夫妻入了正穴，免得他夫妻白日黑夜被三光照射，屍骨受罪。你來看那上面寫的你那二叔厲藍興，他與你請的能人，事後有事，你可得盡生死的力量，也得去管。那石錦龍外號手飛行，他有晚生下輩，若有用你之時，你也得血心答報。」電龍說「是」，又一指問道：「此人是谁？」藍旺說：「飛天怪鱗徐國偵。那個便是你二伯父蔣國瑞，凶僧被他傷了一處，淫賊竟從水路逃命。你將此畫完全瞧明，伯父我可要與你義父先回我金家堡厲家寨去啦。你若沒有凶僧的人心人頭，也得有朱纓刀，你才能回來起你父母靈柩。將來如果凶僧死在外人之手，刀落到旁人之手，你可以回到我家中，我可以對他人說明，能叫此刀認祖歸宗，還到你手。不過是仇人死在他人之手，可惜我與你義父□數年的工夫，白白費了，沒有成功。你若是將凶僧就手殺死，那你就成了大名啦。」說完命人將畫全行收好，放在一處。二次又與祖先焚香磕頭，然後找出那個凶僧的單像，交與電龍。便將那六□四張布畫，完全用火燒了。厲藍旺道：「孩兒呀你來看，我先送你這東西。頭一樣抓牆鎖、第二樣問路石、第三樣銀針一根、第四樣匕首刀、第五樣火摺、第六樣白蠟捻、第七樣絨繩掛千斤錘、第八樣藥水盒、第九樣磷煌煙硝、第□樣銅鈴一個。說道百寶囊完全送給了電龍啦。我教好了你，可是教你好執掌家業，這裡有四本大帳，你去照管。你大舅與你執掌那裡鋪戶、住房。是你二舅三舅，他們掌管甚麼地方的菜木園地畝。」說完帶他到各處全點明白了，又對他說道：「電龍啊，我如今可帶你義父回到厲家寨，前去享福去了。你無事不准來我家，你要去也行，必須有那朱纓刀。我要傳你刀，就有一轉圓刀尚未傳於你。倘若事後你沒報仇，來到我家中，我是要你之命，拿你就當凶僧。」電龍說：「伯父哇，我從前不知我那仇人是誰，因此不能去找。如今您既然指我一條明路，我一定去找凶僧，將他開膛摘心，祭奠我的爹娘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從今以後，你我就要分別了。」說著便將自己應用之物拿齊，就要動身。電龍說：「伯父，您先別走，等我將三位舅父請來。」說著便派僕人前往袁州府，將王家弟兄請來。僕人答應，使騎馬到了袁州府的東門、南門、西門，將王麒麟等弟兄三人一齊請了來。

三個人到了電家莊，聽說老哥哥要走，不由雙眼落淚，說道：「老哥哥，您為麼要走呢？那電龍年歲太輕，還不能在外面去闖蕩，您必須還得領導他。」電龍說道：「伯父呀，那凶僧逃去已過□年上下。倘若他在外又做那傷天害理之事，被官方拿護，他死在官家之手，孩兒我未能親手弒仇，那麼這當如何呢？」厲藍旺說：「那也是不可免的事。可是有一樣，你也得在外設法得過此刀，雙手捧著，到了我的面前，叫我看一看，我是見物如同見著我那拜弟一樣，任憑你去。那時我還得設法令那朱纓刀認祖歸宗，物歸原主，你也可以揚名四海。」電龍說：「是是，孩兒謹遵伯父之命。」又對王氏弟兄說道：「三位舅父，您老哥三個，可以留下我伯父吧。如果不願意在家廟，我可以把他老人家請到家中，因為我父母雙亡，無人管理，請他老人家再管我幾年吧。」那王氏弟兄一聽，連忙跪倒，說道：「恩兄啊，您還得多疼他幾年才好。」厲藍旺道：「賢弟們請起，千萬不要如此。我雖然說是歸家，不過是那樣的說一說，其這我不一定甚麼時候還來啦，白天夜裡，就許來到這裡繞一個灣兒。這幾個村中倘若有不法之人，那時我一定將他斬殺不可。」王麒麟說道：「兄長您回家之後，莫等我去請您，您就來一趟才好。」藍旺說：「我既然說走，我就有妙計。」遂叫過電龍說：「你上金家口北村頭有座店，前去找人。」電龍說：「那裡店東貴姓？」厲藍旺道：「那店東姓連，雙名茂通，你見著就稱為伯父。你那裡有個兄長，名叫連發，外號小諸葛的便是，將連發找來，就提我在此地候等於他。」電龍說「是」，當時他出來直到了金家口，找著連家店，見了連茂通，行完禮，便將他伯父之意說明。茂通道：「我那拜弟真乃仁義之人，做事總是光明磊落。」電龍說：「伯父啊，我伯父派我來請我那哥哥。」茂通說：「你在此等候，待我將你哥哥找來。」說著他出了店，來到南村口武術場兒叫道：「我兒連發快來，你兄弟電龍來啦。你和他幾載未見，他已長大成人。」連發答應，當時他父子一齊要回店內，連發向那人說道：「拜弟，你也可隨我回店，看看我那兄弟去。」那人答應，原來此人姓李名剛，掌中一桿混鐵棍，人稱黑太歲，是連茂通的第四個老徒弟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